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二 十 四 編

社 會 小 說

賊 史

卷 上
下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最 有 興 趣 小 說

每集二角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賊 史 二 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

著者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

述者 閩縣林 仁和魏 紆 易

行者 商務印書館

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縣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賊史卷下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著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二十八章

路中沙克司狂奔。回頭斥追狗曰。惡物敢爾。吾苟得汝者。將立折爾項。語時尙背倭利物。遂置此孺子於膝少休。則回首顧追者。然天色沈黑。亦不之辨。但聞追者狂呼於後。而村狗亦四應而噪。而託貝已先行而去。沙克司曰。汝無膽。胡不待我。託貝聞呼立止。防其出槍狙擊。沙克司曰。汝歸爲我助。昇孺子。託貝不悅。則徐步就沙克司。沙克司曰。汝胡不前。即寘倭利物於澗溝之內。出手槍言曰。汝敢戲我。我將贈爾以此。然追者已近。沙克司迴首已見有人越籬落而進。兩大狗爲道。託貝曰。沙克司已矣。且置此子自全其命。語已復奔。自計受沙克司不必命中之槍。勝於爲追騎之所。得沙克司倉皇以領巾覆倭利物。縱身出籬而逃。時追者之後勁。有人呼狗曰。歸矣。

勿迹窮寇。此狗亦憚行。聞呼卽返。追者可三人。聚而商議。三者皆肥。其最肥者言曰。我之命令不如歸也。其次肥者言曰。既密司忒極而司爲是律令。吾當力贊其美。喘息中極。鞠躬示敬。蓋天下懾服於人之人。匪不恭也。其第三人曰。我亦不敢自堅。一議次肥者曰。然吾輩自宜聽命密司忒極而司之言。烏敢不承。語時齒震震有聲。極而司曰。白立忒而汝恐乎。白立忒而曰。吾何敢恐。極而司曰。汝恐無疑。白立忒而曰。密司忒極而司妄矣。極而司曰。汝言不恐。卽亦妄。語此二人之爭。挑釁者實爲極而司。極而司之挑釁者。蓋出令而不自承。恨二人委責其身。故怒而挑釁。惟此第三人忽發一語爭端。遂釋言曰。二君勿爭。實則三人均恐也。然三人中極而司之顏色最慘。白及聞第三人言。則曰。汝言殆自文其過。第三人曰。我固恐。凡人當此身與盜格。惡能不懾。我直自承不諱。白立忒而亦曰。我今亦自承。第不能衝口而發耳。自此二人咸自檢舉。極而司亦曰。吾亦良肖。二君於是三人前慙。盡釋緩步而歸。道中極而司曰。吾初起時。胡以膽力翹壯。殆血熱也。當時吾幾欲得盜而致之死。二人同聲曰。

吾亦云然。今茲熱血靜矣。故怯。三人復譁曰。胡以膽力之猝起。猝落。乃不知其故。極而司曰。或近籬。次熱血始退。吾但覺一近籬。扉熱血已猝然而冷。此二人亦曰。此語正同。吾二人亦咸如是。三人既議爲籬所沮。心同意合。外史氏曰。三人之言當也。其始未見盜。故雄近籬。知盜所在。故怯。常理也。此三人中。前二人爲開門縱槍之人。第三人則爲補缸之匠。依其字下。聞呼起助捉賊。極而司爲此巨室老命婦紀綱之僕。白立忒而則爲下走之傭。自少已至命婦之家。舉家至今仍以爲稗實。則白立忒而爲年三十矣。此時三人堅聚而行。故揚其聲以警盜。每遇風撼林葉。則必狼顧。既至大樹之下。取燈以執燈而行。防此劇盜循燈影而縱其槍。故置燈以免禍。及既獲燈。遂卽趣步而歸。時夜將垂。明寒威逾重。霧氣出諸地中。厚如廚煙。草上皆涵宿雨。道中窪地積水盈尺。倭利物臥溝中。知覺盡泯。如死。東方既明。夜中黑積。至是已開明。辨其爲植物。而雨脚尙淋漓不止。爭落此創兒之身。仍瞑然無覺。已而發聲而呻。左腕爲一領巾所裹。其重如鉛。而血漬已透裏巾以外。顧體羸乃不能起坐。既坐。則四

圍空曠。不期而覺其痛。既冷。且疲。骨節無處不顫。思欲起立。則又僵仆。仆時復昏。心中尙微覺計非自力而行。必死。於是決無人知。乃極力自支而起。首暈如洪。醉方顛。跌間不辨所嚮。而前幸雨盛。平其腦熱。遂不更暈。張目一望。有夏屋踞然在其前。思徑前陳請。或得主人垂憐。卽死弗懟。然死於有人之地。或不飽狗腹。遂努力前。旣近此屋。又似曾相識者。尙能憶其大略。更觀其門。及其草地。卽宵來行竊之地。則大驚。竟忘其痛。思遯。顧立且莫。穰矧乃逃耶。遂推花園之門而入。行經草場上。其臺階以指微叩其扉。身力已盡。遂暈於階上。尙以背倚柱未仆。正於此時。極而司及白立忒而與補缸者。以昨夕勞瘁。方以酒自勞於厨次。極而司貴重。初不飲。此厨間然蒙槍火而追強盜生死同之。則不能不降格而從衆。於是獨踞一榻。專饗爐火於爐前。一手指揮盜狀。以壓衆目。聽者之中。厨娘小婢尤爲注意。極而司曰。爲時可二句半。近三句鐘間。吾醒而欠伸。忽聞有異聲。語至此。厨娘色變。命侍婢閉關。婢卽呼白立忒而白立忒而則轉命補缸補缸者僞爲不聞。極而司曰。吾乍聞其聲。以爲幻想。方欲

更寐。厥聲又作。至清晰。廚娘曰。其聲何若。極而司四顧曰。似有物炸裂。白立忒而曰。非也。似杵臼相觸。作搗物聲。極而司曰。汝所聞尙後。我初聞之。直炸裂聲。此聲既聞。吾遂揭被而靜聽。廚娘及侍婢咸失色。呼上帝。遂移榻相擠而坐。極而司曰。吾聞聲後。遂往醒白立忒。而此蓋吾之天良防白立忒而睡中爲盜所戕。刀下自左及右。咽喉斷矣。語至此。衆皆引目視白立忒。而顏色盡變。極而司語時。卽迴手揭其案。囑曰。吾力掀吾被。微步下榻。趣穿一句語。忽突止。兩手作納袴狀。白立忒而曰。汝留意。是間有女人。極而司曰。吾著靴耳。張目怒視曰。著靴何害之有。於是吾執槍。至於儲酒之室。且語白立忒而曰。汝勿懼。爲盜所殺。正自難言。然此心宜有把握。廚娘曰。白立忒而恐耶。極而司曰。彼堅定之力良如我。侍婢曰。吾於此時。但有震怖而死。白立忒而曰。爾爲女流。又當別論。極而司曰。女子安有膽。吾輩丈夫。卽復奚畏。立時取黑燈。摸索而前。語至此。作摸索形。示廚娘及侍婢等。方作勢行數步。卽突然歸坐。衆皆失色。廚娘及侍婢幾失聲而號。極而司神定言曰。外間有人敲門。孰往啟者。一時乃無。

一應極而司四顧人人皆失色則沈吟言曰奇哉侵晨安有敲吾門者然此門必當往敗汝輩曾否違我命令語時以目視白立忒而欲令之行白立忒而本極謙恭以爲必不勝此大任乃僞爲無聞不卽答極而司轉眼觀補缸者補缸者立時鼾睡其下厨娘侍婢尤戰慄無人色極而司言曰以我決之白立忒而爲前鋒以我威望爲之後勁補缸者立醒曰我願爲殿大事議定而白立忒而在義莫逃然猶先敗厨房之窗知爲光天之下非強盜出沒之時衆心大定則列隊出地窖嗾二狗爲前敵厨娘侍婢以衆行無伴亦隨行極而司忽出兵謀言曰吾輩當抗聲而言使衆聲雜動令門外聞之知此中有人在尙有疑兵之計則力招狗尾令狗狂吠以助勢防務已周極而司則堅握補缸之臂在極而司自解則防補缸者潛逃始發開門之令白立忒而遵令啟關人人爭舉目出白立忒而肩外覷盜蹤渺然但見一瘦童似病似餒倚柱欲暈張口乞哀極而司曰童子也立奮其勇氣推翻白立忒而闖然排衆人而出一見卽曰白立忒而試進觀此童子亦識之否白立忒而本伏於扉後此時

亦出見而大呼。於是爭執此童入門。臥於地上。極而司登樓呼曰。馬丹奴子。已得一賊。實我以槍中其臂。白立忒而繼言曰。提燈者我也。厨娘侍婢已先行。言極而司已獲一巨盜。補缸者方以水漿灌此受創之賊。防其未伏法而已。就死。正於紛撓間。聞樓頭有嬌柔之聲。呼曰。極而司。極而司。卽曰。老奴在此。密斯何事者。幸勿懼。奴子未被創也。吾力且足以捍盜。聞樓上女子曰。汝勿叫囂。乃令吾叔母聞聲若遇盜矣。究竟所獲盜被創如何。白立忒而曰。防其垂死。密斯能下樓一觀其狀否。密斯曰。汝仍勿囂。我將告老人。但聞小蠻靴聲入樓心。少須仍近樓闌傳語曰。主母命汝扶盜入極而司室。善將護其人。白立忒而趣以馬赴吉德西延醫生。並挾一巡捕至此。白立忒而曰。密斯得一臨觀亦佳。密斯曰。吾不欲觀其創。極而司汝必善視其人。極而司應諾。遂扶僂利物登樓入其室。

第二十九章

此夏屋頗精潔。惟陳設咸近古致。其中兩女人同飯。餚核頗精。極而司衣純黑之衣。

侍側一手納諸衣囊。挺然特立。蓋自命爲綱紀之首領。風概凜然。二女人中一已年老。坐於直背之榻。此榻背之勁直。似未必能逾老命婦之腰膂。衣服周整。在舊式中少參以時世之服。眼光四照。則專注此對坐之女郎。此女郎之貌。正交初春以後。去穉齒而趨妙年。凡女子當如此芳齡。苟安琪兒。臨凡則必附神於此等人之軀殼。年甫十七。想上帝手造此人。時定以細膩溫柔之模用而範之。旣媚且美。雅麗無匹。此世界中或不足以容其人。卽世界中人亦不足爲彼伴侶。目中靈光。腦中靈氣。直越恆人萬倍。旣非妙年所應有之聰明。尤無濁世所偶同之比。並而眉稜眼角。絕世丰神。恆示人以親愛之狀。則又似足以宜人室家者。今在老人之前。料量食品。偶爾凝眸。見老人凝神盼注。則掀其覆額螺旋之髮。被之背上。微笑向老人。此一微嚔。苟非人世福人。則萬萬不能寓目矣。老人曰。白立忒而去。逾一句鐘外矣。極而司出表言曰。已一點十二分矣。老人曰。彼行類如此。極而司曰。此孺子良儒。緩不及事。老人曰。較彼雛年。尤極紆徐。無復精神。女郎微笑言曰。此子苟遇其伴相將而談笑。大足誤。

主家事。令人生憎。極而司方欲更言。已聞門外有雙輪之車。停於牆西。車停後。有胖人下車。一入門。卽已登樓。極而司方欲啟關。而胖人已入。屏斗。啟觸極。而司幾仰翻於後。一進門。卽曰。密昔司麥烈。此事胡來。乃從黑夜中捉賊。殊覺駭人。聽聞語已。方與二人引手爲禮。卽移榻踞坐。始問晨安。且曰。馬丹輩聞賊。必震恐失次矣。胡以得賊時。不先延我。我家有臧獲。卽可赴援。此事原足以取助於鄉里者。此乃出人意料。賊來。乃未聞在夜午之時。外史氏曰。此醫生乃大。不以大盜以黑夜入人家爲然。在醫生之意。盜當先數日。以東告主人。定以日中行劫耳。此時醫生謂女郎曰。密斯羅斯。汝曾被驚恐乎。羅斯曰。此意中事。惟吾叔母意欲延先生爲治。一被創之賊。今尙在吾樓中也。醫生愕曰。得賊矣。願極而司曰。此綱紀之功也。極而司方收食具。卽謙讓曰。此特微勞。意醫生必有獎勵之言。願乃寂然。極而司不悅。醫生曰。極而司賊安在。引我視之。告老人曰。密昔司麥烈。吾視創者後當更來。且行且言曰。賊乃從窗間入耶。是又安料其至此。遂從極而司入室。外史氏曰。吾宜告讀者。此醫生洛司朋。其

肥也。殆中心喜悅而肥。非謂得利多。心廣而體胖。然尙長厚。惟有奇癖。爲此間五英里中。徧覓皆不得其偶者也。此時入室理創。自車中出藥箱。而掣鈴之聲。續續不絕。奴厮亦無停趾。足令人見之。凡治人之道。其事甚煩瑣。非復易易。已而醫生進。老人及女郎問狀。醫生未卽答。少須言曰。事奇。創者亦奇。老人曰。得母有性命之虞。醫生曰。言死者亦足以死。以我觀之。亦足以不死。實則密昔司曾見賊乎。麥烈曰。未也。醫生曰。綱紀曾語密昔司以賊之狀態。及年鬢乎。麥烈曰。未也。極而司曰。馬丹奴子。剛欲言賊狀。先生適來。故未之言。讀吾書。當知極。而司之焦灼。固自有由。以初敘戰功。不言得一孺子。妨言之於一身之勇名。有礙。故少停。其消息不於露布中宣之。借此小時。爲英雄伸眉之地。麥烈曰。羅斯欲觀大盜之獠狀。老身不聽之往。妨駭此嬌弱之質。醫生曰。盜焉足震。果欲觀者。鄙人引密昔司往觀之。老人曰。若非觀不可者。吾膽力亦弱。不若面此兇人。醫生曰。鄙人敢力任密昔斯之恐。因曰。密斯羅斯。吾挾汝行。永永無怖也。

第三十章

醫生挾羅斯赴盜所。口中尙時時慰羅斯以勿恐。既至啟關言曰。彼雖亂髮鬚髻。然爲狀不足恐人也。今且少立。吾先入觀其睡醒。勿令彼驚怖。遂入掀其幔。招手引女郎入。羅斯既入。則是中不見有黑髻獠牙之人。但見臥一總角之兒。細審其狀。似痛似疲。則已昏憊如醉。受創之臂。裹而置之胸口。其一臂則曲而代枕。髮四散。似久未就理者。醫生少遠立。羅斯坐其榻前。以手分其髮。不期淚濕倭利物。頰上倭利物。頰中爲淚沾濕。微動而笑。似夢中遇安琪兒爲之消災去障。慕然而喜者。老人曰。此又何故。詎此可憐之兒。亦大盜儔侶耶。醫生太息曰。醜類蓄螫心。當不能以壯弱定其善否。羅斯曰。固有是理。惟此兒似非醜類。以年事不及也。醫生復太息曰。姑娘聽之。犯罪猶之就死。無別壽夭。往往趣尋孱弱之人。羅斯曰。先生之言。據理言也。惟此孺子之狀。先生即信出之中心。甘爲舐篋之盜乎。醫生搖首曰。正自難言。今勿在是間。遂延二人入複室坐。羅斯曰。即使其人不善。吾觀其人必無父母。且無教育。爲僉壬

所迫而然。非復中心之所樂。謂老人曰。請叔母體上帝之心。勿令官中人得之。入官必決無生理。且吾之幸依叔母。竟不自知爲無怙無恃之人。果非叔母仁慈。安知我老耄者之不至於落溷。今請叔母以愛我之心。憐此我弱。勿令官中人得之。語已而哭。老人則直抱之懷中。言曰。孺子。汝乃以老身忍傷此人。一毫髮耶。羅斯曰。我何嘗謂叔母之有是心。老人曰。老身年鬢已高。去死爲近。但求天主之賜仁慈於我。亦猶我今日之賜仁慈於人。惟救之當用何術。醫生曰。容我思之。納手囊中。前後趨步。忽閉目曰。得之既而。又曰。不可。既乃言曰。密昔司能容我嚴斥此兩綱紀。令其遲疑。則孺子免罪矣。吾亦知極而司多年之僕御。不忍指斥其短。然事後言之。亦足消釋。密昔司其允我耶。密昔司麥烈曰。能救此兒。吾亦允汝。惟有他法者。尙以他法爲良。醫生曰。無之。羅斯曰。吾叔母許爾矣。惟先生勿太凌暴此二舊僕。醫生曰。密斯殆謂世人舍密斯外。皆險暴之人矣。吾思他日有求婚之人。密斯或亦不忍以仁慈之心。謝絕之。恨我年老不爾。亦或幸乞密斯之憐。羅斯色頰即曰。先生亦類孺子之言。如白。

立忒而者。醫生大笑。笑已言曰。今當更論孺子事。大抵不久當醒。醒時當仔細詰其生平。惟吾細詰時。密昔司當即而聽之。果惡心出之於己。則老夫亦決聽之不筭。令其赴鞠。羅斯曰。此着請叔母勿許。先生。醫生亦曰。叔母必許。不許者我卽不承。羅斯曰。吾意決信其不爲惡。醫生曰。旣信其不爲惡。則老夫之言何謬。於是如醫生言。靜待其醒。衆以爲去醒無幾時。顧乃延候四句鐘。仍弗醒。至於黃昏。醫生始告老人。可以臨質。且言孺子流血多似弱。然此孺子似欲有言。不如竟聽之言。或蘇其鬱。於是倭利物述前後之事。或斷或續。以痛楚間之。不能徑直而竟其語。三人聞倭利物微聲。訴枉爲之哀憫。無已。於是力勸其息。不令更語。是夕。倭利物濃睡極穩。貼醫生聞倭利物言。拭淚不已。止彼母女勿悲。遂下樓入廚次。尋極而司。見男女雜坐。巡捕亦在其內。巡捕偉碩而被酒。男女集談。仍述昨夕之事。極而司方得意間。醫生已入。衆起迎醫生。令坐極而司曰。吾主母賜酒旌功。吾亦不願獨飲。乃與彼輩共坐。此創盜何如矣。醫生曰。幸無恙。惟此事汝輩乃大誤。極而司曰。彼死耶。果知其死。吾何爲縱。

槍以槍斃一兒童於中心。滋歎。醫生曰：匪爲是也。吾問汝曾否爲基督教人。極而司失色。言曰：是也。醫生顧白立忒而曰：汝何爲者。白立忒而聳然曰：上帝振我靈魂。我與極而司宗教同也。醫生曰：旣爲教門中人。請爾立誓。此孺子果否爲昨宵越窗之賊。二人相顧無言。醫生曰：巡捕靜聽網紀之言。此事乃大有關係。巡捕點首倚行杖。傾耳以聽。醫生曰：世界面目之同者多矣。巡捕曰：然。語後大噎。且嗽以酒入氣。筭肺不能容。故大嗽不止。醫生曰：此間爲夜中遇盜。二人在燈光中見一孺子之影。心荒意亂。益以槍煙如何了了。乃今晨卽有一童至此門外。臂上有創。此二人卽指爲宵來之賊。吾今試問此事。能必其卽爲是人耶。巡捕點首曰：於律意未合。醫生又語二人曰：汝輩能立誓以指實其人乎。白立忒而視極而司。極而司視白立忒而衆皆傾耳聽。其答詞而門外車聲復至。白立忒而卽亂以他語曰：車至矣。醫生曰：誰耶。白立忒而曰：今晨密司忒極而司命我延官中人至也。醫生曰：確耶。白立忒而曰：確。晨來延彼。迨晚始來。醫生曰：汝輩爲之耶。已矣。已矣。遂出。

第三十一章

白立忒而以手護燭開門外盼。發問爲誰。門外人曰。吾爲官中人。府中以人延我。茲我來矣。白立忒而知爲官人。則大闢其扉。見一胖人。衣外衣。瞻視非凡。而進既進。卽拭其靴。令淨。意態蕭閒。少須問白立忒而曰。孺子。若家有廐否。且先息吾車。秣吾馬。白立忒而曰。有。示之以廐。其人外出。合二人之力。引車入廐。白立忒而以燭佐其行事。既而引入客堂。二人去外衣。置其冠。第一人可五十歲。中材之軀。圓面而短髻。二目耿耿有光。其同伴則赤髮而瘦。着高簪之靴。鷹鼻而貌醜。可怖。胖人謂白立忒而曰。汝告主人。白拉德司及德夫咸戾此矣。語已。出其鐐。寘諸几上。此時醫生引麥烈及羅斯入。款客。麾白立忒而令出。語二公人曰。此爲屋之主婦。白拉德司與麥烈鞠躬。麥烈延坐。胖人既坐。示意亦令德夫同坐。德夫者。似出下流。一蒞故家。則坐立咸不知所可。卽以行杖納諸口中。吮之不已。胖人語醫生曰。請先生述宵來行劫之原委。醫生則故延宕其時。語甚紆緩曲折。此二官人傾耳以聽。咸作色各自詡其聽斷。